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精粹普及本



死 魂 灵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五部长篇小说文丛



主编：刘以林

死魂灵

著者：〔俄〕果戈理

译编：杨读俊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总 序

人生迢迢时光中，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

古人云：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幘，进盘殄，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巍巍乎天生百物矣，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衍为此百部长篇，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

在一切文艺作品中，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唯其道法自然、现实与意识，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其磅礴、包容、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不论我们为工、为农、为兵、为官、为学、为商，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只要开卷一阅，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准会一任松林来到

案头，百鸟飞临窗口，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只是，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一般读者也难卒读。鉴此，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撮其精华，保其意韵，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余为外国小说，以小说的品质而言，皆为卓世极品。

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虽仅百部，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如百条河、百座山、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而且永远。读小说是好的，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

刘以林

1997 年 7 月，北京

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

简 介

果戈理(1809~1852),俄国十九世纪最优秀的讽刺作家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德》和《彼得堡的故事》(内含著名的中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旧式地主》、《涅瓦大街》、《狂人日记》、《外套》等),长篇小说《死魂灵》和讽刺喜剧《钦差大臣》等。

《死魂灵》讲述的是:地主乞乞科夫来到某省会,交结权贵并向附近地主购买“死魂灵”,企图冒充活农奴去救济局抵押以骗取大笔财产。当他在民政厅办完手续,被官吏们看做是拥有大批农奴的地主和百万富翁时,一个冒失的地主突然揭发了他购买死魂灵的秘密。但官吏们对此都不理解,反而疑神疑鬼,胡乱猜测,闹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害怕丑事败露的乞乞科夫只好偷偷溜走了。

1

省会一家旅馆门前，驶来了一辆弹簧轻便小篷车。车里坐着一位先生，不算漂亮，却不难看，不太肥，也并不瘦，不能说老，但又不很年轻。

他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骚动，只有旅馆的伙计跑出来迎接。旅馆是常见的旅馆，房子实在是普通至极，卧室也是常见的卧室，每天两卢布就能开一个单间。要是细看会发现，墙角露着红里发黑的砖头，旮旯里爬着李子干似的蟑螂。马夫将绅士的行李搬进来了，包括一只磨损了的白皮箱，一只嵌花的小红木匣，几副皮鞋楦头和一只蓝纸包着的烤鸡。看来此先生云游已久。

仆人收拾房子的时候，那绅士跑到旅馆的大

厅里去了，心不在焉地将乌黑的墙壁、乌黑的烛台和除了一对仙女的大乳房再也看不清什么的油画浏览了一遍，便脱了帽子，解下脖子上花花绿绿的毛线围巾，叫菜开饭。伙计应声而至，手脚麻利地将旅馆餐厅的各项保留节目毫无保留地摆到了桌上。上菜时，绅士和伙计拉着闲话：这旅馆是谁开的？现在谁经管着？赚钱还是赔本？据说在文明的欧洲和文明的俄国，有一批可敬的先生，吃饭时倘不说几句废话，或者拿侍者开开玩笑，那会食欲不振的。不过这位先生也有一点不同，除了闲聊，还着意打听城里的大官们，如省长呀，民政厅长呀，检察长呀，一个也不拉下。打听得更详尽的是这一带出名的地主，谁有多少农奴，庄园有多远，脾气怎样，是不是常进城。对这一带有哪些流行病，他也问得很仔细，看来不像只是出于好奇。这绅士言谈举止很是神气，特别是擤起鼻子来，像吹响了喇叭，使侍者油然而生了极大的尊敬。

用完午餐，绅士端起一杯咖啡，躺在沙发的靠垫上，打起了哈欠。他让侍者领自己回房，睡了两个钟头。醒来后，侍者送来纸片，要他写下

自己的头衔、姓名，以便呈报警察局。写完后，侍者一个字一个字读那条子：“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

这时候，乞乞科夫已经出门逛街去了。

原来这座城市并不比别的省会逊色：你看那房子各色各式，疏密有间；商店的招牌图文并茂；不少小贩当街支起桌子，叫卖胡桃、肥皂和挺像肥皂的姜饼；还有公园……。总之，这一切都挺叫人满意的。

乞乞科夫向岗警问清了去教会、衙门以及省长家最近便的路，便打道回店，途中顺手接了一张戏院的广告，好回去细看，又直盯了一会儿走在木质人行道上的漂亮女人。

回到店房，泡上茶，点上蜡烛，乞乞科夫便眯缝着右眼读起广告来。他看完了所有的文字介绍，连票价和广告印刷所都没放过，还翻过背面，生怕漏点什么，最后将那份广告小心地折起来，习惯性地收进他的那个百宝箱式的小匣子。其后，他大约是吃了一盘冷牛肉，喝了一杯酸饮料，便鼾声如雷地进入梦乡，结束了这一天。

第二天，乞乞科夫遍访了市里的要员，先到

省长那里行礼致敬，然后拜望副省长、检察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专卖商、官办工厂督办，连卫生督察和市政建筑技师，也登门表示了敬意，直到在马车里掰着指头再想不出来哪些官员没有拜访才作罢。和权贵们交谈，他一律巧妙地恭维奉承。他对省长说，来贵省如登天堂，道路像铺上了天鹅绒，又说能够任用贤能的当局实在值得大加赞扬。在警察局长面前，他很说了一通警察的好话。明知副省长和民政厅长不过是五等文官，他却故意错叫了两回“大人”，结果是副省长邀请他出席当晚的家庭宴会，别的要员也各有表示。关于自己，乞乞科夫尽量少谈，非说不可时，也只是泛泛几句。他说他在这世界上不过是一条无用的小虫，他经历了许多事，也曾为真理受苦，树敌甚多，现在但求安宁，想找个地方住下来等等。

乞乞科夫回店睡了一会儿午觉，便为晚上的宴会将胡须和脸蛋专心致志地作了一番清理和打扮，甚至连鼻涕和鼻毛都没忘了清理，然后穿上他那赭桔色带闪光点的燕尾服。

省长府邸一片辉煌。门前车水马龙，门口站

着宪兵，真是光耀显赫。大厅里，一切洋溢着光明，烛光灯火和女士们亮闪闪的服饰，使乞乞科夫不由得眯了好一阵儿眼睛。黑色燕尾服三五成群地在大厅里蠢动，活像大热天聚在白糖块上的苍蝇。省长抓住乞乞科夫的胳膊，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夫人，他很得体地说了几句中等官阶和中年男子应该说的应酬话。

一会儿人们便让出中间的地方跳舞，乞乞科夫背着手在旁边看。女士们一般都穿得漂亮时髦，而绅士们则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瘦子，老是死乞白赖地纠缠女人。他们的脸蛋、胡须或讨好女人的言行都颇有一点彼得堡的情调；另一类是胖子或者如乞乞科夫般的不肥不瘦，他们对女人躲之唯恐不及，他们只关心牌桌。这些先生大多都剪着短发，脸益发显得滚圆。胖子们都是些城里可敬的大员，他们的燕尾服虽不及瘦子的漂亮，但钱袋却是满满的。他们稳稳当当地坐在头把交椅上，不到椅子散架决不让位。在博得了各种尊敬之后，他们便会辞官下野，一变而成为体面的俄罗斯地主，平安而幸福地过活。

我们的乞乞科夫看准了这一点，便掺乎到胖

子堆里去。这里有常常诡秘地眨巴左眼的检察长，矮小而爱说俏皮话的哲学家邮政局长，通世故惬人心的民政厅长等。对他们的招呼，他一一弯腰，文雅而又殷勤地答礼。这当口，他发现了两位新朋友：地主玛尼罗夫和梭巴开维支，更使他兴趣大增。他悄悄向审判厅长和邮政局长打听：他们有多少农奴，多少地？农庄经营得怎样？不大一会儿，他便施展魔法和他俩成了老相识，并受到他俩热忱的邀请。

第二天，乞乞科夫到邮政局长家吃午饭，饭后开了牌局，牌桌上又结识了一位叫罗士特莱夫的地主，三十岁光景，爽快麻利，几句话便称兄道弟起来。再一天晚上，乞乞科夫和大家来到民政厅长家，后来他又到副省长家消磨了一个晚上，又出席了专卖商的大型午宴和参加了商会会长晨祷后的茶会……他几乎脚不沾店，回到店里不过睡个觉罢了。

乞乞科夫事事善于应付，处处显示出是个有经验的上流社会绅士。谈养马场，话良种狗，说法院审理案件，聊打台球，讲美德，侃酿酒，评述海关官员等，无论什么话题，他都能应付自如，

侃得头头是道，声音不高不低，措辞恰如其分。任何场合他都是一位好绅士，所有官员都高兴他的光临。省长说他是老实人，检察长言其精干，宪兵上校誉其有学问，民政厅长赞其博学而可敬，警察局长说他可敬而可爱，局长太太则云其可爱而知礼。就连不大说人好话的梭巴开维支，那天夜里回家，脱掉衣服躺在精瘦的太太身边时，也忍不住地说：“宝贝儿，今天我结识了六等文官乞乞科夫，真是个叫人喜欢的人！”太太“哼”一声，蹬了他一脚。

这些夸奖在城里流传开来，一直到他要了一个“花枪”，令全城的人目瞪口呆时为止。

2

每天就午餐，赴晚会，过着快活的日子。我们的乞乞科夫就这样在城里已经住了一个多礼拜，终于决定要去城外访问那两位地主玛尼罗夫和梭巴开维支了。一大早，他就吩咐马车夫谢晨方套车，跟班彼得卢什卡则留在店里看行李。

却说他命马车夫备车后，便开始洗漱。他用吸了水的海绵从头顶擦到脚尖，用剃须刀将两颊刮成光滑的缎子，穿起那件带闪光点的赭桔色燕尾服，再披上熊皮外套。然后下楼，上车，出店门，一路颠簸着向城外开去。

出了城，两边展开着他看厌了的荒芜景致，千篇一律，一律千篇，实在无心观赏。马车跑过了

十五里，还是不见庄园的影子。问路边的两个庄稼汉，说是前边不远朝右一拐便到了。他们又走了两俄里，才拐入岔道，又走了大约三四里路，还是不见庄园的踪影。乞乞科夫忽然想起谁的名言来，在俄国如果朋友邀你做客，说他家只有十五里，就等于说三十里还不止的哟。

好不容易玛尼罗夫村终于出现了。整个村庄洋溢着一点儿英国情调，沿路摆开的是两百多幢农夫的灰色小木屋。有两个娘们撩起裙裾，站在没膝的池水中拉网捕鱼，她们的吵闹，给周围的风景添了些活泛之气。

哦，主人穿着绿色毛呢常礼服站在阶沿上了，手搭凉棚端详着驶近的篷车。车子愈近门口，他愈快活，笑得也愈开朗了。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一下车，他就喊起来，“您总算记起我们来啦！”两位朋友亲切地接过吻，便朝客厅走去。

这位地主的模样很不好描画，他不像有些人有亮晶晶的黑眼睛，浓密的眉毛，深深的抬头纹。他的性格只有上帝才能够说出来吧。有这么一种人，平平常常，不好也不坏，如俗话说的既不是

城里的绅士，也不是乡下的农夫——玛尼罗夫便归在这一类。他长得很体面，招人喜欢，但总是夹着一种讨好人的甜腻味。他笑起来极为媚人，交谈的头一分钟，你直想说：“一个多么惹人爱的好人啊。”到了第二分钟，你便什么话也不想说了。再过一分钟，你会想：“呸，鬼才知道他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便会一心要躲开他，躲不掉那真是无聊死了。有的人触着了痒处，会痛痛快快地倾吐几句，可你别想从他嘴里听到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嗜好，唯独他没有。

在家里他不大说话，总在沉思默想，想些什么，只有上帝知道。说在经管田产吧，他却从来不察看他的庄稼地。要是管家说：“东家，我们还是如此这般去办吧。”他一边抽长烟杆一边照例回答：“好的，这倒不坏。”有农夫请假，他一概同意，也从不过问他们究竟去干什么。有时，望着自己的村子和池塘，他会出神地嘟哝：“如果在门口开条隧道或在水池上架座桥，两边开小店，该多好。”他对这计划极为满足，可惜永远是空话。他书房里总放着一本书，十四页处总夹着一个书签，这一页他读了整整两年。他客厅里体面的家

具都蒙了华丽的丝巾，最后两把靠椅却一直搭着蒲席。他总提醒客人这椅子尚未完工，却总也不去完工。铸着希腊女神的华美的古铜烛台常常和跛着腿的油腻烛台并列桌上，他也满不在乎。

他和妻子彼此都很满意。结婚八年多了，他还时常动人地说：“宝贝儿，张开你的小嘴，我要你吃了这片苹果。”小嘴自然妩媚地张开了。有时两人好端端地坐在长沙发上，忽然间会各自放下自己手头的活计，紧紧拥抱在一起，情意绵绵地接个长吻，长到可以从从容容吸完一支雪茄香烟。这样费时的相爱，当然挤走了处理家务的时间。尽管玛尼罗夫太太专门学过家庭管理，但家里还是乱糟糟的。乱就乱吧，有教养的人怎能在乎这些琐事呢？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两位主人公，他们站在客厅门口已有好几分钟了，互相谦让着请对方先走。经过一番繁琐的谦让，最后两个朋友都侧着身子，稍稍挤着同时进了门。玛尼罗夫立即向乞乞科夫介绍了“贱内”。太太忙扔掉手上的活计，与客人相见，并咬着舌头娇滴滴地说，她丈夫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光临。这盛情让乞乞科夫受之有

愧，很快就倾心聊将起来。

于是，他们谈到了这座非常出色的很好的城市，最尊敬可亲、善于处事、讲究礼仪的省长，可爱而值得尊敬的副省长，让人感到愉快且聪明博学的警察局长以及顶顶和蔼可亲的局长太太。他们几乎将城里的要员逐个儿回忆了一遍，发现他们都是顶顶值得尊敬的人。这时乞乞科夫想将话题拉回乡下，拉到农奴身上，不料却引起了玛尼罗夫对乡居生活孤独幽闭的无限感慨。他几次三番地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和我在对话中沟通，震撼灵魂，激发精神上的翱翔……”“如果没有一位朋友可以分担我的欢乐与苦难……”乞乞科夫对其种种感慨都作了充满哲理性的应酬。这使得玛尼罗夫对他佩服得掏尽肺腑之言，乞乞科夫更是激动得语无伦次。要不是仆人禀报午饭已经备齐，真不知他俩要披肝沥胆到什么地步。

到了饭厅门口，他们又争论了好一阵儿哪一位先请，最终两人只好都侧着身子进了饭厅。饭间，主人和太太不停地炫耀自己“笨拙”的孩子和“寒酸”的菜肴，客人则反反复复地将孩子和菜肴夸奖一番。女主人一次又一次地请客人享用，客